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 
第四十一回 北闕承恩一官還我 西河抱痛多士從公

卻說鈕逢之自從山東回來，一轉眼也有好幾個月了，終日同了一班朋友閒逛度日。他自己到了山東一趟，看錢來得容易，把眼眶子放大了，盡性的浪費。幾個月下來，便也所餘無幾了。他母親看了這個樣子，心上著急，空的時候，便同他說：「我兒回來也空了好幾個月了，總要弄點事情做做。一來有了事做，身體便有了管束，二則也可賺些銀錢貼補家用。否則，你山東帶回來的銀子越用越少，將來設或用完了，那卻怎樣好呢？逢之道：「你老人家說的話，我知道原也不錯，兒子此番回來，也決無坐吃山空的道理。不過相當的事，一時不容易到手，目下正在這裡想法子，總要就在家鄉不出門的才好，就是銀錢賺得少些，也是情願的。」他母親道：「我兒知道著急就好，你不曉得我的心上比你還著急十倍，一天總得轉好幾回念頭哩。」

自是逢之果然到處托人，或是官場上當翻譯，或是學堂裡做教習，總想在南京本鄉本土弄個事情做做。有幾個要好朋友，都答應他替他留心，又當面恭維他說：「你說得外國話，懂得外國文，這是真才實學，苦於官場上不曉得，倘若曉得了，一定就要來請你的。」逢之聽了，自己卻也自負。豈知一等等了一個多月，仍然杳無消息。薦的人雖不少，但是總不見有人來請。他心上急了，便出去向朋友打聽。後來好容易才打聽著，原來此時做兩江總督的，乃是一位湖南人姓白名笏館，本是軍功出身，因為江南地方，自太平軍之後，武營當中，大半是湖南人，倘若做總督的鎮壓得住他們，都聽差遣，設或威望差點，他們這伙人就串通了哥老會到處打劫，所以這兩江總督賽如賣給他們湖南人的一樣。因為湖南人做了總督，彼此同鄉，照應同鄉，就是要鬧亂子，也就不鬧了。白笏館白制軍既做了兩江總督，他除掉吃大煙、玩姨太太之外，其它百事不管。說也稀奇，自從他到任之後，手下的那些湖南老，果然甚是平靜，因此朝廷倒也拿他倚重得很，一做做了五、六年，亦沒有拿他調動。這兩年朝廷銳意求新，百廢俱舉，尤其注重在於開辦學堂一事，白笏館既是一向百事不管，又加以抽大煙，日頭向西方才起身，就是要管也沒有這閒工夫了。然而又不能不開辦幾處學堂，以為搪塞朝廷之計。自己管不來，就把這事全盤委托了江寧府知府，他自己一問不問，樂得逍遙自在。

你道這江寧府知府是誰，說來來歷卻也不小。此人姓康名彝芳，表字志慮，廣西臨桂縣人氏。十七歲上就中了進士，欽點主事，二十歲上留部，第二年考御史，就得了御史。那時節正是少年氣盛，不曉得什麼世路高低。有位軍機大臣，本是多年的老人，上頭正在向用的時候，他偏偏同他作對，今天一個折子說他不好，明天一個折子說他不好。起先上頭因為要廣開言路，不肯將他如何，雖然所奏不實，只將原折留中，付之不問。豈知他油蒙了心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直把上頭弄得惱了，就說他「謗毀大臣，語多不實」，輕輕的一道上諭，將他革職。

當初他上折子的時候，還自以為倘若拿某人扳倒，一旦直聲震天下，從此被朝廷重用起來，海裡海外那些想望豐彩的，誰不恭維我是一代名臣。如今好處沒有想到，反而連根拔掉，雖說無官一身輕，究竟年紀還小，罷官之後，反覺無事可為。北京地面，又是個最勢利不過的地方，壞了官的人，誰還高興來睬你？又是窮，又是氣，莫怪人家嫌他語言無味，就是他自己也覺著面目可憎了。少不得借著伴狂遊世，放浪形骸，以為遮飾地步。第二年，年方二十一歲，居然把上下鬍子都留了起來。

此後南北奔走，曾經到過幾省，有些督撫見了他這個樣子，一齊不敢請教。後來走到四川，湊巧他中學人的座師做了四川總督，其時已是十一月底天氣，康志慮還穿著一件又破又舊的薄棉袍子。他座師看他可憐，又問問他的近況，便留他在幕中襄辦書啟。一連過了幾年，被他參的那位軍機大臣也過世了，朝內沒了他的對頭，他座師便替他想了法子，走了門路，謀幹了賞了一個原銜。恰巧朝廷叫各直省督撫保薦人材，他座師又把他保了上去。朝廷准奏，傳旨將他咨送來京，交吏部帶領引見。

他罷官已久，北京一點線路都沒有，座師又替他寫了好幾封信，無非是托朝內大老照應他的意思。等到引見下來，第二天又蒙召見，等到上去之後，碰頭起來，上頭看他一臉的連鬚大鬍子，龍心大為不悅，說他樣子很像個漢奸似的，幸虧奏對尚還稱旨，才賞了個知府，記名簡放。又虧座師替他托了裡頭，不到半年，居然放了江蘇揚州府知府。他未曾做知府的前頭，雖然是革職，都老爺見了督撫，一向是只作一個揖的，如今做了知府，少不得要委屈他也要請安了。也該他官星透露，等到朝廷拿他重新起用，他的人也圓和起來，見了人一樣你兄我弟，見了上司一樣是大人卑職，不像從前的情才傲物了。

在揚州只做了一年多，上頭又拿他調了江寧府首府。其時已在白笏館白制軍手裡，白制軍因他是科甲出身，一向又有文名，所以特把這開辦學堂之事，一齊交托於他。起初遇事，這康太守還上去請示，後來制台煩了，便道：「這辦學堂一事，兄弟全盤交付吾兄，吾兄看著怎麼好就怎麼辦，兄弟是決不掣你肘的。」康太守見制憲如此將他倚重，自然感激涕零，下來之後，卻也著實費了一番心，擬了多少章程，一切蓋造房子、聘請教習之事，無不竭盡心力，也忙了一年有餘，方漸漸有點頭緒。

每逢開辦一個學堂，他必有一個章程，隨著稟帖一同上來，制台看了，總是批飭照辦，從來沒有駁過，就是外府州縣有什麼學堂章程，或是請撥款項，制台亦是一定批給首府詳核，首府說准就准，駁駁就駁，制台亦從來不贊一辭。因此這江南一省的學堂權柄，通統在這康太守一人手裡。後來制台又為他特地上了一個折子，拿他奏派了全省學務總辦一席，從此他的權柄更大，凡是外府州縣要請教習，都得寫信同他商量，他說這人可用，人家方敢聘請，他說不好，決沒人敢來請教的。所以鈕逢之雖然自以為西語精通，西文透徹，以為這學堂教習一事唾手可得，那知回家數月，到處求人，只因未曾走這康太守的門路，所以一直未就。至於官場上所用翻譯，什麼制台衙門、洋務局各處，有各處熟手，輕易不換生人，自然比學堂教習更覺為難了。當時康太守這條門路，既被鈕逢之尋到，便千方百計托人，先引見了康太守的一位親戚，是一位候補道台，做了引線。那候補道台應允了，就同他說：「你快寫一張官銜條子來，以便代為呈遞。」逢之回稱自己身上並沒有捐什麼功名。那道台道：「功名雖沒有，監生總該有一個，就是寫個假監生亦不要緊。好在你謀的是西文教習，雖是監生，可以當得，不比中文教習，一定要進士舉人的。」一逢之聽了，只得拿紅紙條子，寫了監生鈕某人五個小字，遞給了那位道台。那道台道：「這就算完了麼？我聽說你老兄從前在山東官場上了著實歷練過，怎樣連這點規矩還不曉得？你既然謀他事情，怎麼名字底下，連個『叩求憲恩，賞派學堂西文教習差使』幾個字，都懶得寫麼？快快添上。我倘若拿你的原條子遞給了他，包你一輩子不會成功的。」逢之聽了他這番教訓，不禁臉上一紅，心上著實生氣。無奈為餬口之計，只得權時忍耐，便依了那道台的話，在名字底下，又填了一十六字。寫到「憲恩」二字，那道台又指點他，叫他比名字抬高兩格，逢之一一遵辦。那道台甚是歡喜，次日便把條子遞給了首府康太守。此時康太守正是氣燄薰天，尋常的候補道都不在他眼裡，這位因為是親戚，所以還時時見面。當下把名條收下。第二天，那道台又叫人帶信給逢之，叫他去稟見首府。逢之遵命去了一趟，未曾見著。第三天只得又去，裡頭已傳出話來，叫他到高材學堂當差，過天到學堂裡再見罷。逢之見事已成，滿心歡喜，回家稟知母親，便搬了行李，到學堂裡去住。康太守所管學堂，大大小小不下十一、二處，每個學堂一個月只能到得一兩次。逢之進堂之後，幸喜本堂監督，早奏了太守之命，派他暫充西文教習，遵照學章，逐日上課。直待過了七八天，康太守到堂查考，逢之方才同了別位教習，站班見了一面，並沒有什麼吩咐。後首歇了半個多月，又來過一次，以後卻有許久未來。一日，正當學生上課的時候，逢之照例要到講堂同那學生講說，他所教的一班學生。原本有二十個，此時恰恰有一半未到，逢之忙問別的學生，問他到那裡去了？別位學生說：「先生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江寧府康大人的少爺病了，這裡今天早上得的信，我們當學生的都得輪流去看病，我們這裡二十個人，分做兩班，等他們回來之後，我們再去。不但我們要去，就是監督、提調，以及辦事情的大小委員、中文教習、東文教習、算學教習他們，亦一齊要去的。這個學堂是他創辦，沒有他，我們那裡有這安心適意的地方肄業呢？」鈕逢之聽了，得了一回，心想果然如此，連我也是要去的。於是又問問別位教習，有的已去，有的將去，大家都約定了今天不上課，專至府署探病。逢之到堂未久，所以不知這個規矩，如今既然曉得了，少不得吩咐學生一律停課，自己亦只得換了衣裳，跟著大眾回到府署。又見大眾拿的都是手本，自己卻是一張小

字名片。同事當中，就有人關照他說：「太尊最講究這些禮節的，還是換個手本的好。」逢之無奈，只得買了一個手本，寫好同去。到得府署，先找著執帖的，說大人有過吩咐，教習以上，都請到上房看病，所有學生，一概掛號。眾教習把手本投了進去，又停了一會，裡頭吩咐叫「請」，眾教習魚貫而入。走進上房，康太尊已從裡間房裡迎出，大家先上去一躬，然後讓到房間裡坐。一看，牀上正睡著的是少爺，三四個老媽圍著。康太尊含著兩包眼淚，對眾教習說道：「兄弟自罷官之後，一身落拓，萬里飄零，以前之事，一言難盡。及至中年，在成都敝老師幕中，方續娶得這位內人，接連生了兩個兒子，大的名喚盡忠，今年十一歲，這個小的，名喚報國，年方九歲。因他二人自幼喜歡耍槍弄棒，很有點尚武精神，所以兄弟一齊送他們到武備學堂肄業。滿望他二人將來技藝學成，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上為朝廷之用，下為門第之光，所以才題了這『盡忠』、『報國』兩個名字。不料昨天下午，正在堂裡體操，這個小的，不知如何忽然把頭在石頭上碰了一下，當時就皮破血流，不省人事。抬回衙門，趕緊請了中國傷科、外國傷科，看了都不中用。據外國大夫還說，凶門碰破，傷及腦筋。我想我們一個人腦子是頂要緊的，一切思想都從腦筋中出來，如果碰壞，豈不終身成了廢人？因此兄弟更為著急，趕緊到藥房裡買了些什麼補腦汁給他吃。

誰知那補腦汁卻同清水一樣，吃下之後，一點效驗都沒有。

如今是剛剛外國傷科上了藥去，所以略為睡得安穩些。可憐我這老頭子，已經是兩天一夜未曾合眼，但不知這條小性命可能救得回來不能？」眾教習有兩個長於詞令的，便道：「大人吉人天相，忠孝傳家，看來少大人所受的，乃是肌胃之傷，靜養兩天就會好的。」康太尊又謙遜了幾句，接著又有別的學堂裡教習來見，眾人只得辭了出來，各自回去，預備明日一早再來探視。豈知到得次日，天未大亮，府衙門裡報喪的已經來過了，眾教習少不得又去送錠、送祭、探喪、送入殮，以及上手本慰唁康太尊，應有盡有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康太尊一見小兒子過世，自然是哭泣盡哀，那個教體操的武備學堂教習，當天出事之後，康太尊已拿他掛牌痛斥，說他不善教導，先記大過三次。等到少爺歸天，康太尊恨極，直要抓他來跪在靈前，叫他披麻帶孝才好。後來好容易被別位大人勸下，只拿他撤去教習，驅逐出堂，並通飭各屬，以後不得將他聘請，方才了事。這位康二少爺，死的年紀雖然只有九歲，康太尊因為他是由學練體操而死，無異於為國捐軀，況且他七歲那年，秦惡賑捐案內，已替他捐有花翎候選知府，知府是從四品，加五級請封，便是資政大夫。

既受了朝廷的實官封典，自不得以未成丁之人相待。因此，康太尊特為到院上，請了二十一天的反服期假，以便早晚在靈前照料一切。他是制台信用之人，自然有些官員都來巴結，就是司道大員，也都另眼相待。聽說他死了兒子，一齊前來親自慰唁；小的都到靈前磕頭，官大的卻也早被康太尊拉住了。

人家知道他於這個小兒子鐘愛特甚，見了面都著實為代為扼腕，康太尊便一把鼻涕，一包眼淚的朝著人家說道：「不瞞諸公講，我這個小犬，原來是武曲星下凡，當初下世的時候，我賤內就得過一夢，只見雲端裡面一個金甲神，抱了一個小孩子，後來忽然一道金光一閃，忽喇喇一聲響，金光裡頭閃出武曲兩個大字，當時把賤內驚醒，就生的是他。所以兄弟自生此子之後，心上甚是愛他，以為將來一定可以為國宣勞。立威雪恥，那知一朝死於非命。這個非但是寒門福薄，並且是國家之不幸。」

說著，又叫人把自己替兒子做的墓誌銘拿了出來，請眾位過目。

眾人看了，上頭寫的，無非同他所說的一派妄言，都是一樣，少不得胡亂臭恭維了幾句，相率辭出。等到開弔那天，到者上自官場，下至學堂，一齊都來弔奠，連著制台，還送了一付輓聯，傳說是文案上老爺們代做的。次日出殯，一切儀仗，更是按照資政大夫二品儀制辦事，自然另有一番熱鬧。康太尊心上盤算，我現在執掌一省學務，總要把各處學生調來送殯，方足以壯觀瞻。預先透風給各學堂監督，傳諭他們教習率領學生，一齊穿著體操衣服，手執花圈，前來送殯。各監督尤其要好，一律素褂摘纓。康太尊看了，甚為合意。事畢之後，大贊各學堂教習學生懂得道理。又問他們自從七中上祭以及出殯、路奠等等，總共化了多少錢，一律要發還他們。眾人齊稱：「少大人之喪，情願報效，實實不敢領還。」康太尊見他們出於至誠，便也作罷。後來借著考察學堂，只說他們教習訓迪有方，學生技藝日進，教習一律優加薪水，學生都另外給獎賞，以酬答他們從前一番雅意。自康太尊有此一番作為，所有學界中人，愈加曉得他的宗旨所在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